

海外十三家註鈔

蓮老題



海外十三家註鈔

蓮花題



張序

臺北錢翁濟鄂，來書謂：近編海外詩友十三家集，以垂諸家典範，于永恒。囑余，爲之序。

錢翁胸懷抱負，令人敬佩。

蓋海外諸家，不論識與不識。祇以其，詩精名盛，便費勁爲其，百般搜羅，以求垂諸後世。

昔韓退之謂：士之能垂麻，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爲之後焉！

然十三家者，則與錢翁，仍屬並代賢傑。非韓公之謂先後也。錢氏之愛才若渴，更可知矣！

海外詩人之卓犖者，雖仍大有其人。然此數翁，平生致力於宏揚華夏文化，功不可沒。

錢翁爲之推介于時，則風尚所至，將必有因鼓舞，而更興起者矣！企予望之！

我華夏文化，歷萬劫而彌新。數千年而下，猶蓬勃向榮。

尤以詩、詞學，爲表率。

詩詞學，乃華夏文化之精粹，集真善美之大成。

至今，不僅臺、港海外，風靡盛行。而連年大陸，老中青三代，皆以能詩能詞，爲榮矣！

又豈容彼，浮夸而媚于世俗者，所得而毀之耶？

錢翁十三家詩之編成，固有益于時。扶衰起溺，亦見其抱負矣！

余因有感于諸家，先後致力，于華夏文化之發揚光大，故樂爲之書數言，以弁其首。蓋亦足以勵來茲也！

張濟川序于新加坡

黃序

自大陸易幟，士宦流離海外，詩亦與俱。

比定居，爲排憂遣憤，乃紛集，志同道合之士。組詩社，氣息互通。爲相呼應，詩運淳興。

六、七十年代，最稱鼎盛。

八十年代，以老成凋謝，遂漸式微。

幸有繼志者，適應現實，作跨國跨洲之延攬。詩遂復興。

時錢君濟鄂，今以所握資料，擇其尤者，十三人之精品，裒爲一冊。命名：海外十三家詩鈔。

屬序於余，乃艸此，歸之。

丙子春二月 七十五叟黃惟憲序于盤谷

錢 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風雅頌，風化也。

凡備才藻者，一旦身託異邦，胸懷故國。苦心孤詣，長達數十寒暑。遂不免興象探微，風動雲起，山鳴谷應。弦外音，言外意，自必汨汨而出，源源而至。爲感人心之深，入人情之切，詩之所由生也。

迨至苟有三人，緣情而詩，感物必歌，情見乎辭。遂題襟結社，以謳成化。從此，命題聯吟，對景唱和，詠物興懷，抒情寄慨，應酬漸滋。爲有切磋，以友輔仁。茶餘酒後，祖道投贈，班荆道故，殆無虛日矣。

夫惟詩，可以詞微旨遠，發人天性，養人和氣。

惟有詩社，若洪爐大冶，可以鑄人才，裒詩篇。雖學識有高下，而感情則無差別。不啻國粹，得以發揚，風聲遂能廣被也。

予自己卯離境，行蹤遠及美、歐、亞、澳。有是因緣，遂可以結交海

外高士，訪海外詩社，復自契鷗盟。遂知風雅寢衰，滄海橫流，斯文埽地，欲圖敦風勵俗，匡時正世，其尤不可少。古設輶軒採訪，以覘國俗，未必無故也。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詩云：嘒其鳴矣，求其友聲。是焉。

自美遄反，殆將五稔。雖阮囊羞澀，幸早日友生，悉已小康。故能敬矚，不虞匱乏。然每忖思，已既刊著，何不推己及人，廣爲行之。使海外所識詩人，盡可以傳，豈非益善？徵得首肯，遂有編是書之念。

是集，少者一首。然鼎嘗一脔，餘味可知，亦幸甚矣。設若不刊，此詩亦將湮沒。後世之人，焉能得睹得知，彼時嘗有此一不幸詩人？蓋斯人不傳，固爲吾人之恥。亦舉世，徒知兵燹之過也。

因之，必刊理由有四：得之不易，一也；諸翁俱年高德劭，耄耄之作

，二也；海外有是諸賢，工力相當，不分軒輊，人世難覲，三也；自客海外，識華裔、漢人多矣，爲受華裔敬、漢人嫉亦多矣，喜能從詩，可以證同種異類，四也。有是四者，焉能不印，不公諸同好？

是集之選，以人品爲一，邦國爲次。非雅故高致，襟抱特立，則謝之。其人之詩既刊，則取近作，未錄入者；洎不足二十首，則悉採入，實不忍猶予刪裁。凡篇什多者，則取菁華。初看著題，次看理致，繼看平仄，又看用韻，復看犯忌，終看鍊字。不分門戶，不預設立場。合者取，不合則舍。計取一十三家焉。

所謂之一十三詩家，乃星洲歐陽澄、陳寶書，泰國謝晉嘉、陳修隱，越南吳夢龢、湯廣燦，美國余筱山、孫克寬、薛孟賢、劉鏡如，加拿大姚懿庭，英國黎均全，澳洲章自競等諸老也。悉一時瑜、亮，並美李、杜之人。今，惟後四老，猶是魯殿靈光。餘，均已下世。

予所識海外詩翁，奚止十三家？限於篇幅，遺珠難免。此十三家中，僅二老爲不識，亦無何持贈酬答。

同生於海內，不通音問，並不足恨。輒恨莽莽天地，落落世界，豈忍見猶有人，默默無聞，抱璞行長夜，獨不留一鱗片羽？豈黃鍾毀棄，瓦石雷鳴，殆將玉石俱焚乎？

唯一使予不懌，乃置入與予，唱和之作若干，殆爲美中不足。然不置入，則斯人之作益少，又奚合刊書之意？又豈知交往之由？又何以見，是集之所以有，所以刊也。毋謂乃沽名釣譽，實不得已耳！

望是集，能壽世長存，能分星月之輝。吾輩所爭，非在一時，乃圖千載萬世也！

身丁喪亂，遭此不文之世，每多悵觸。奄忽一生，信皆如薛孟老，落葉詩所云：「真隨天地意，灑脫自高枝。落處聲猶響，迴時舞有姿。飄同

遊子遠，歸向故根遲。生息循環律，何須觸悵疑」。憑此聲響，舞姿，自遠比：窮極仇恨，犯盡罪惡；滿身血腥，遍地腐臭；兩隻黑手，一堆白骨；魂歸煉獄，屍釋淚海者：爲安心多矣，無愧多矣，從容多矣，超然多矣！

近人嘗議：詩應廢律、平仄、聲韻、對仗。只要字數合，遂可謂之詩。聽之儼然，析之則非。志既如此，何若率性廢詩？又何必僞冒斯文，爲作中國詩，遂受其苦？既欲以詩鳴，何又不耐遵守規範？蓋技之精進，必難免有所約束。視世界運動會，何以諸項目，皆嚴設限？若盡去章程，則不知當以何法，評列名次？非訂苛細準則，方能使諸技精進。詩亦如此。既是。獨中國詩，可以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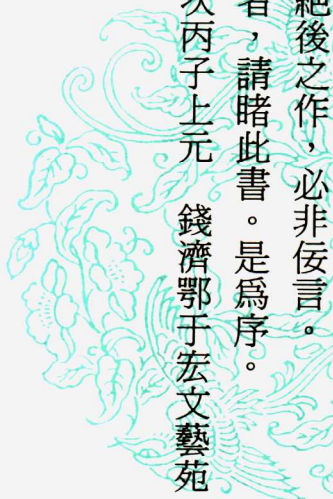
胡既不樂讀書，即想一日千里，濫竽充數？既羨詩人，學問之功，其能少乎？除爾是楊億，不由師訓，天生博學，則此說不合焉。

是集之詩，方子丹詞丈嘗先見若干，大爲嗟賞。曰：不料海外，猶有佳章，足令海峽兩岸失色！予曰：固不僅如此。蓋似此曠古未有之時代，處此慟絕今古之浩劫，遂有是等震古爍今之作，應運而生。且不言典雅。以年壽論，齒至耄耄，猶俱能詩，古詩人已望塵莫及矣！

是人是壽，是事是詩。其前朝既難並論，其後代要亦莫可相提也已。謂爲乃空前絕後之作，必非佞言。

有不信者，請睹此書。是爲序。

歲次丙子上元 錢濟鄂于宏文藝苑



Poetr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ih-kuang Jung (戎之光)

海外十三家詩鈔

戎
序

In ancient China, writing poetry was for well-educated people both a pastime and a means of self-expression. Well immersed in the five-word or seven-word verses ever since the day they began to study classical literature, almost all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uld write poetry. For some, the activity of creating poetry persisted until the final days of their lives. They produced poems for all important occasions and events throughout their earthly existence—passing or failing a state examination, marriage, promotion or demotion, parting from a close friend or relative, commemorating the death of someone or the birth of a child, a civil war, political turbulence, etc. Any subject could be written into a poem, which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 either kept in his journal or sent as part of a letter to a friend. So, to many people who were better educated in ancient China, reading and writing poetry was a thing as natural as breathing—something they did almost everyday. And such a practice had been carried on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it began to fade away only when China began to become increasingly westernized, when the instruction of poetry was regulated to a less prominent position in our school education.

It is now generally believed by the Chinese-speaki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without a proper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poetry, our youngsters have been deprived of a key to the beauty and magnificence of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Indeed, the generations born after World War II seem to be less appreciative of the elegance and char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more indifferent to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wisdom as embodied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When will the lost sons and daughters of China rediscover the distinctive meri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turn to the mainstream of their own culture?

— This is the world in which we Chinese are living, where a great multitude of
— Chinese descendants simply know too little about the glorious civilization their ancestors once achieved and don't care much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Encumbered by such worries over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ancient literature, I feel especially cheered up see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style poetry composed by the 13 respectab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ir poems are the precious proof that traditional poetry has not died, in which, I hope, the seed of the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is preserved.

目錄

張濟川先生序

黃惟憲先生序

錢濟鄂先生序

戎之光先生英文序

吳夢奩

花朝次韻酬自競

余筱山

洛城文友近倡詩壇之議今以多病未克參與謹撰兩首聊以將意並呈在座諸賢

次韻酬濟鄂兼呈簡君

附李簡君贈濟鄂

疊韻酬濟鄂兼呈簡君

海外十三家詩鈔

目

錄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疊酬濟鄂	三
四疊寄濟鄂	三
春遊次韻李長鐸	四
奉題濟鄂紀夢長篇	四
春望酬長鐸	四
無題轆轤詩五章	五
甲子歲暮書懷	六
姚懿庭	
詠雪	七
晴雪	七
秋興	七
桂華瀉地心千里	八
七夕	八
小陽春有懷	八

秋湖晚眺	九
重陽節	九
中元節	九
暮春	九
晨星	十
漫興	十
初夏	十
新歲寄望	一
櫻桃花	一
夜月	一
異域鄉心	二
春雨	二
歲晚感懷	二
送別	二

晚晴詩社二周年慶拈得年字

一三

濟鄂將印海外十三家詩鈔先成二絕

一三

孫克寬

抒懷

一四

有慨

一四

偶書

一四

隨意三絕

一四

同濟鄂惜春

一五

癸亥耶誕前一日有感三首

一五

除夕抒懷七律

一五

即席奉和晉老錢郎惠詩六疊酬除字韻

一六

甲子蓮湖修禊分韻得修字

一六

早行山徑有作兩絕句

一六

濟鄂冒暑過訪兼餽餅餌談詩論事因以二長句謝之

一七

歲暮抱病夢境多幻	一七
小游溫哥華有作	一八
遊加拿大喜晤一夔兩首	一八
乙丑端陽雅集拈得庚韻	一八
自慨	一八
乙丑中秋雅集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分韻得明字三絕	一九
乙丑陽月生朝早起口號三絕	一九
歲盡有感	一九
乙丑歲除有作	二〇
丙寅端午濟鄂來視再拈一律	二〇
又逢脩禊已三度矣	二〇
丙寅感恩節雅集	二一
己巳赴禊會三絕句	二一

陳寶書